四庫全書

史部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五月癸酉朔新淮南轉運判官王秬上屯田利害以為軍士狃於安閑之久一旦服勞田畆其功未必可成望許令民兵於近便處人給荒田一頃有馬者别給五十畆自行耕作俟成倫緒五年之後十取其一十年之後十取其二雖縣官所得不多然積之

既久則有不可勝計者其有日前侵耕冒種之人一切不問内有貧下者量給種概如是則將見兩淮荒閑之田皆變而為沃壤矣從之

甲戌國子司業陳棠言自興學至今二十年六經博士未嘗備員令弟子員至千人而學官每日輪經講説甚不稱勸學崇化之意望加惠學者俾六經各置博士每經擇經明行修二人充選庶幾經各有師得以輪遁講説詔博士闕員許令正録兼講

丙子祕書省著作佐郎王十朋知大宗正丞紹興府供職十朋丐祠甚力上特以此處之十朋與李浩胡憲相繼奏祠或以論事不合故也　直秘閣新淮南轉運判官兼淮西提刑提舉當考常平茶鹽公事王秬入辭陞副使賜三品服　是日金國賀生辰使殿前都㸃檢高景山副使刑部侍郎王全始入境用故事遣中使黄述賜扇帕于洪澤鎮北都館辭以乘船輙病欲乘馬接伴使右司員外郎吕廣問力爭不從久之乃至頊下景山等舉趾倨傲述與之對揖

略不加禮又遣人量閘面濶狹沿淮顧盻意若相視水面者識者知其有敗盟之意此據徐宗偃兩淮紀實

庚辰故資政殿學士楊愿家乞遺表恩授子壻許之給事中黄祖舜等言愿於秦檜當國之日踪跡詭秘陰濟其惡中傷善類至令士大夫無不切齒政使於法應得猶當排抑以厲其餘况欲引例而害成法安可不論癸未詔前降指揮更不施行

甲申詔諸路監司失按屬吏一歲及四人以上者令御

史臺檢舉申朝廷議罰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請也
大理寺言獄空上謂宰執曰大理寺臨安府在闕下雖
未敢謂刑措然獄訟清簡冤抑得伸亦庶幾焉惟是諸
路憲臣或不得人則吏强官弱民無所措卿等宜思革
此弊　禮部郎中王普轉對論取士分科之弊以為後
生舉子競習詞章而通經老儒存者無幾恐自今以往
經義又當日銷而二禮春秋必先廢絶竊惟國初至治
平雖以詩賦取士又有明經學究等諸科當時唯明經

略通大義其它徒誦其書而不知其說非令日經義比也然猶且別立解額多於詩賦而不相侵紊逮熈寧後應舉者莫不治經故解額可以混而為一令經義詩賦既分為兩科而解額猶未分夫取易舍難人之常情故此盛彼衰勢所不免望詔有司追倣舊制將國學及諸州解額各以三分為率其二以取經義其一以取詩賦若省試即乞以累舉過省酌中人數立為定額而分之仍於經義之中優取二禮春秋庶幾兩科可以永久並

行而無偏廢之患矣詔禮部國子監看詳申尚書省

親衛大夫果州防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水軍副統制李輔等六人罷從軍與添差差遣用都統制劉錡奏也

初議者請外路之獄三經翻異而在千里內者移送棘寺事既行權刑部侍郎張運以為追逮千證經涉修途多致困斃且繫囚充塞於天獄刀鋸頻施於都市豈所以示四方望復祖宗舊制詔給舍詳議給事中黃祖舜等奏如運章乙酉從之

丙戌直敷文閣唐文若守宗正少卿
丁亥祠部郎中兼建王府贊讀張闡轉對言近詔侍從
臺諫條具弭災防盜之策臣備數郎曹言之則出位不
言則惓惓之誠不能自已臣竊謂和議以來歲有聘幣
之役民不堪命願陛下毋以外畜困中國可乎歸正人
時有遣還之命怨聲聞於道路願毋使敵人得以甘心
可乎州縣之吏職卑而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願嚴
贓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而復征至以寛大之澤

例為虛文願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誠次第罷行之
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矣闡又言郡守監司州縣官吏所
以體國愛民者有所未知望嚴小官贓汚之法重行司
取受之禁勑州縣毋存留斷罷人類詔修造官司毋得
展潤使細民咸得奠居至如二稅之先期追呼茶鹽之
計口科買征商愈重而行旅咨嗟錢貨窘艱而市井蕭
索凡此等類不可徧舉又言完顏亮積粟發兵意在南
寇乞守要害防海道巴蜀淮襄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

無大師上曰卿言深中時病惟遣歸正人誓書所載卿特未知耳　國子正林栗為太常博士

戊子大理寺丞呂擢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　左朝議大夫提舉台州崇道觀劉章知信州

己丑廣西經略司言南丹州防禦使莫延沈卒延沈以慘酷為部族所逐携孥奔宜州奉詔移居靜江府賜州都監俸至是卒其族人共推莫延廩領州軍乃以延廩為南丹州刺史

庚寅吏部言廣西轉運司昨奏以攝官四十一闕注授
小使臣及選人論者以為俸給倍增郡邑無以供其費
望以其半復還攝官從之
辛卯大金國賀生辰使龍虎衛上將軍高景山副使通
議大夫尚書刑部侍郎王全見于紫宸殿景山奉國書
跪進三省樞密院同進呈訖各依位立景山當奏事自
稱語吶不能敷奏乞令副使王全代奏上許之景山招
全全欲升殿侍衛及閤門官止之上傳旨令升全乃陛

殿之東壁面北厲聲奏曰皇帝特有聖旨昨自東昏王時兩國講和朕當時雖年小未任宰執亦備知得自朕即位後一二年間帝曽差祈請使巫伋等來（紹興二十一年）言及宗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曽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令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祈請事後因熟慮似亦可從又念歲貢錢絹數多江南出産不甚豐厚須是取自民間想必難備朕亦别有思度兼為淮水為界私渡甚多其間往來越

境者雖嚴為誡禁亦難杜絕及江以北漢水以東雖有界至而南北叛亡之人互相扇誘適足引惹邊事不知故梁王當日何由如此分畫來（梁王宗弼即烏珠也）朕到南京（開封府）方欲遣人於帝處備諭此意近有司奏言帝以朕行幸南京欲遣使來賀灼知帝意至甚勤厚若只常使前來緣事理稍重恐不能盡達兼南京宮闕初秋畢工朕以河南府龍門以南地氣稍涼兼放牧水草亦甚寬廣於此坐夏擬於八月初旬內到南京帝當於左僕射湯

思退右僕射陳康伯及或聞王綸知樞密院此三人内可差一員兼殿前太尉楊存中最是舊人諳練時務江以北山川地理備曾經歷可以言事亦當遣來又如鄭藻董及内臣中選擇帝所委信者一人共四人同使前來不過八月十五日以前到南京朕當宣諭此事若可從朕言緣淮南地理朕昔在軍頗曾行歷土田往往荒瘠民人不多應有戶口盡與江南朕所言者惟土田而已務欲兩國界至分明不生邊事如帝意稍有所難朕

亦必從來使回日以後朕以向來止曾經由泗壽州外陳蔡唐鄧邉面不曾行歷及知彼處圍場頗多約於九月末旬前去廵獵十一月或十二月却到南京帝於差來正旦使處當備細道來朕要知端的於次年二三月間又為京兆亦未曾至欲因幸温湯經由河東路分却還中都去奏訖降殿朝見次三節人從朝見訖駕興全在殿下揚言曰我來理會者兩國事嘵嘵不巳帶御器械李横約全曰不得無禮有事朝廷理會時百官班未

退帶御器械劉炎白陳康伯曰使人在廷有茶酒之禮宜奏免之康伯曰君自奏聞炎遂轉屏風而入見上哭泣炎奏其事上然之炎出傳旨曰令為聞淵聖皇帝訃音忽覺聖躬不安閤門賜茶酒宜免使人且退班遂退既而詔全曰適所未奏事因可具奏狀以聞於是館伴使翰林學士何溥等録其語進故得知者一二焉宰執聚殿廬議舉哀典故或謂上不可以凶服見使者欲俟其去乃發喪於是禮房告報使人垂拱殿茶酒為臓腑

不調可移就館中排辦令參知政事楊椿押賜權工部侍郎黄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始議行禮及調兵守江淮之策亮求釁渝盟此大事也而北使詐語日歷乃無一字及之蓋是時邊事未動固宜秘密也近熊克所作小歷亦復草略數語何哉徐夢莘所進北盟會編已備載其詞令併其本末詳之備後有考自大金賀生辰使具官已下據日歷本文自景山奉國書已下據晁公忞金人敗盟記自景山當奏事已下據趙甡之遺史但甡之誤以王全為正使今改正之自東壁面北厲聲據晁公忞敗盟記及今年五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下沿邊將帥監司劄子自奏訖降殿已下據晁公忞敗盟

記自全在殿下已下據趙甡之遺史自既而詔全曰已下據晁公忞敗盟記及五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自宰執聚殿廬已下據日歷會要朱熹撰黄中墓誌及熊克中興小歷

壬辰宰執内殿奏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言敵意可卜宜練甲申儆静以觀變使不當遣上曰卿言是也彼欲割地令何以應之麟之曰講信之始分畫封圻故應有載書存顧出以示使者厥請將自塞矣此據麟之墓誌修入誌又曰如公計其人果無語按北使之來止諭究意非議割地也令不取初麟之既請出使至是北使出嫚言且聞金主親提兵將大舉聲勢極可畏

麟之大恐不敢直辭其行第委曲言事已如此不必遣使雖遣使無益上大怒此據趙甡之遺史詔兩浙江東福建諸州守臣將見管禁軍弓弩手以十分為率揀選人才强壯堪披帶人五分遣官部送樞密院教習拍試聽候使喚　太尉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給真俸

癸巳天申節詔以臟腑不調免上壽命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燕北使于都亭驛

甲午宰執召三衙帥趙密成閔李捧及太傅醴泉觀使和義郡王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既又請侍從臺諫凌景夏汪應辰錢端禮金安節張運黄祖舜楊邦弼虞允文汪澈劉度陳俊卿集議陳康伯傳上旨云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執政欲遣閔全將禁衛兵禦襄漢上流允文言不必發兵如此之多慮必不從上流而下恐發禁衛則兵益少朝廷内虚異時無兵可為兩淮之用執政以金主在温湯汝州恐其涉漢而南不聽曰

午下詔發喪宰相常服金帶率百官入和寧門詣天章閣南隙地舉哀仍進名奉慰是時禁中亦設舉哀之禮哀動于外為大行淵聖仁孝皇帝立重即學士院為几筵殿用神帛上特詔持斬衰三年以申哀慕權禮部侍郎金安節請庶人禁樂百日從之　翰林學士蕪權吏部尚書充館伴使何溥等奏繳録到大金副使王全於殿上口奏事因詔諸路都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今來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此指揮即五月

時朝論洶洶入內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之議且陳退避之策或因妄傳有幸閩蜀之計人情皇惑上意雅欲視師陳康伯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權工部侍郎黄中自使還每進見未嘗不以邊事為言至是又率同列請對論決策用兵莫有同者中乃奏曰朝廷與金通好二十餘年我未嘗一日言戰

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四川總領所事類史有之

彼未嘗一日忘戰取我歲幣啗彼士卒我日益削彼日以強今幸天褫其魄使先墜言以警陛下惟亟留聖心焉　詔人使王津園燕射特免錫賜依例

乙未少保奉國軍節度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判興州吳璘爲四川宣撫使仍命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王剛中同措置應干事務時有詔夔路遣兵五百人往峽州屯駐俟荆南有警則令夔路安撫使李師顔親往援之左承議郎知梁山軍晁公

逈始至官以書遺大臣曰公遡在蜀久於其山川險阻亦粗識之嘗料吳興州足以蔽遮梁益以當一面而其力不能以及夔或者敵人擣夔之虛而入之是猶知守其閈閎而忘其藩垣之可穴也李武當在夔則藩垣固矣然或使之出夷陵援荆州夫夔誰與守之按夔之地圖自夔至夷陵其間通谷數道敵由興山而出則李武當之歸路絶而三軍之心揺不可以戰由大寧而出則昔我伐蜀之故道也距夔百里而近則為斷其脅而入

其腹心蜀已舉矣吳襄陽之末出蜀也興州之兵皆得而將之置於襄陽去興州甚遠惟與麾下三十人俱乃孤軍也處於四通五達之郊而無大險介於一二主將之間而不相親江夏田公蓋與襄陽交至淺也朝廷本使田公在江夏以荆襄委之而倚為距防令乃分其地以予至淺之交荆州有警又近捨田公而用李武當田公能不觖望萬一襄陽不支必謂非我部曲不得專其功則不肯赴其難是襄陽獨三千人禦大敵守則不足

以固戰則難以取勝徒奪吳興州手足之捍而荊州不
得襄陽以為蔽公遡未暇憂此而先為蜀危之也時師
顏又調屬部禁軍以補夔州之闕公遡言夔之興寧鄉
萬之漁陽鄉其人皆勇壯伉健有過於正兵如有願自
効於戎行者役錢之外一無所征大不過捐千戶之賦
耳有蒐兵之實而無餉饋之費師顏不能用公遡任城
人也　侍御史汪澈言天下之勢强弱無定形在吾所
以用之陛下屈己和議厚遺金繒而彼輙出惡言以撼

吾國若將唾掌而取三尺之童無不痛憤願陛下赫然
睿斷置帥江干而重付閫外之任益兵上流而增重荆
襄之勢渡師淮甸以守其要害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
然後以不戴天之讎在原之戚下詔以告中外將見上
下一心其氣百倍幾會之來間不容髮在陛下斷之而
已　是日賜北使御筵于都亭驛命尚書右僕射朱倬
押伴從例賜北使副酒四大金拼菓楪四大金稜犀皮
合餅合金器悉賜與之

丙申宰執赴素幄奏事　侍御史汪澈為御史中丞起居郎楊邦弼起居舍人虞允文並試中書舍人允文自賀金主正旦還首言敵已授甲造舟必為南渡之計至是遂擢用之　詔因孝慈淵聖皇帝升遐合支用錢物並送後省官看詳酌中裁定毋致妄費　左朝散郎荊湖北路轉運判官趙不猷罷坐李道移屯荊南營寨不立故也　直秘閣江淮荊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李祖陞直敷文閣荊湖北路轉運副使　起復慶

遠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對于內殿朝議以上流重地邊面濶遠而兵力分宜遣大將上乃面諭閔俾以所部三萬人往武昌控扼先命湖北漕臣同鄂州守臣建寨屋三萬間以待之後二日遂發江西折帛湖廣常平米錢及末茶長短引共一百四十餘萬緡湖北常平義倉及和糴米六十三萬石料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收以備軍用江西折帛錢四十六萬餘緡末茶長短引五十萬緡湖南常平義倉米錢四十六萬餘緡銀萬兩湖北諸州椿管和糴及常平義倉米共三十六萬石鄂州椿管江西上

供折納料十萬石又以江東上供折帛錢還池州如江西之數用户部請也

戊戌上成服于几筵殿　太學生程宏圖等上書言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曰留使者以款敵人之謀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一曰先舉事以決進取之策一曰用人望以激忠義之心蓋金人憑陵之計甚久前日二使殿上之對軍民士夫恨不寢其皮而食其肉臣等願朝廷姑善留之為之詞曰前日所

請皆汝等口語非國書所載吾將遣使以實汝言非獨
使其未知所請之可否吾且得以措置為前進之策亦
可以挫彼之鋭而示吾之未弱也國家自和議之後為
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三十餘年矣一
旦思所以得其戮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可也
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要當首正
秦檜之罪追奪其官爵而籍其家財追賜宇文虛中之
爵而為之立祠雪趙鼎岳飛之寃而又下親征之詔移

蹕建康則其氣固足以吞强敵矣今敵重兵已臨汝頴使吾不先發則敵直窺襄陽突至淮泗襄陽失利則可以控蜀且有順流東下之勢兩淮失守則唇亡齒寒江非所恃而環海而東又有不可以不早計者夫所謂人望雖不可徧舉如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皆其人也浚尤天下所屬望者夫豈可以一失而遽棄之哉銓以直言得罪於秦檜不死於檜手亦天意有所待也陛下若能付一臺諫之任則説陛下為苟安之計者皆屏息而

不敢為也今日之事勢已急矣然臣恐朝廷之上猶以强弱不敵之為憂財用不足之為慮臣謂兵之强弱不以多寡曲直所在勝負繫焉國家自休兵以來凡百冗費豈無可減罷者願俾有司枚舉條具凡非繫軍民之急者不以大小一切罷去則民可不加歛調發有餘中興之功指日可冀矣宏圖璠弟子也　太學生宋芑上葉義問書言今使者在廷口傳敵意欲需我漢東江北之地及邀我二三用事之臣而其意豈在於其地與其

人哉挾難塞之請以釁我也地不可割人不可遣則彼長驅而來耳為今之計不若誅其正使一人尸諸通衢以暴其叛盟之罪此不惟可以挫彼之強亦足以激吾之弱乃釋其副使一人使歸告其主曰吾與汝約和以來吾攻若食淡傾內帑之儲以賂汝者三十年矣吾於汝無負矣汝欲戰吾率三軍之士與汝周旋若無厭之求吾不能聽亦使之知東南有人而示吾之不弱也然後下責躬之詔以播告中外誓與天下上報父兄之讎

下雪生民之恥凡前日中外之臣誤我國以和議者無
問存没悉正典刑於是斲秦檜之棺而戮其尸貶竄其
子孫而籍其資產以助軍以正其首唱和議欺君誤國
之罪復岳飛之爵邑而録用其子孫以謝三軍之士以
激忠義之氣詔下之日使東南之民聞之莫不怒髮衝
冠而西北之民聞之莫不感激流涕如此則師出之日
吾之民將見人自為戰彼之民必有倒戈者矣願朝廷
決意行之無疑自今日以往由宰執以及臺諫侍從之

臣則當日造於便朝由郎曹而下以及百職事之臣則當日會於都堂凡防守江淮之策圖取中原之計朝夕相與討論次第而施行之規模籌畫必定於浹旬之間以解東南倒懸之急以慰西北來蘇之望則天下幸甚

己亥金國賀生辰使高景山等辭行上御後殿東廊之素幄宰執起居畢升詣御榻之東西相向立上與宰執已下並首絰衰服掩面號慟人使朝辭畢哀止次引景山赴幄授書訖退　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率百官赴几

莚殿門外南面拜表請聽政詔不允　賜北使御燕于
都亭驛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白巾常服黑角帶入驛押
伴　詔幹辦内東門司趙忠志弛慢不職送吏部與合
入差遣　初北境有被逐將渡淮者武功大夫忠州團
練使知濠州劉光時疑寇至是日遂驅軍民入橫澗山
謂之移治居民皆棄其資産而去生理蕩然淮南轉運
副使王秬聞之遣卒五百人押歸舊治事聞光時坐貶
秩七月己丑行遣

庚子百官再上表請聽政詔不允　詔浙東五郡禁軍弓弩手並起發赴判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沈該浙西諸郡及衢婺二州並赴平江府駐劄浙西副總管李寶江東諸郡赴池州駐劄都統制李顯忠福建諸郡赴太平州駐劄破敵軍統制陳敏江西諸郡赴江州駐劄都統制戚方湖南北非沿邊諸郡赴荆南府駐劄都統制李道軍並聽候使喚

辛丑百官朝臨畢三上表請聽政詔答宜允自是日一

臨至小祥止　詔右迪功郎史岑年改合入官岑年為修仁尉叛兵齊述之亂草冦蜂起岑年盡散其衆至是始録之　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言契勘蜀中三大將下軍兵一歲衣賜錢糧絶長補短錢引二百道可養一隊前年三將增招一萬人及吴璘下招填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共約歲用錢引三百餘萬道朝廷節次降到截留錢物共二百五萬道所闕尚多近四月差吴珙將帶三千人往襄陽令吴璘限一季招填又合歲

用六十餘萬引財賦有限支費日增恐不可以持久令兵雖未必用而邊戍不可省四川諸州禁軍除闕額外見管三萬餘人其間儘有强壯及格少嫩向長者但訓練弛廢事勢茍簡不成部伍多只充守倅兵官占破雜用枉費廩給令若揀選一半分作三番如祖宗時出軍法每年發遣一番往隸三將以充戍守入隊教閱周而復始如此則分在三將者常有五千人可以暗補所闕之數三年之後教閱既徧一萬五千人皆為勝兵無事

則散在州郡緩急則盡可為用如禁軍不足即於廂軍內選刺若有逃亡事故本州逐漸揀填其逐兵自有本州衣糧不過歲沓五千人者給口食米耳每兵月計七斗五升歲用米四萬五千石若以招軍止贍得二千五百人更欠衣賜料錢之類前三將招萬人之後軍中子弟長成者不多以後若有招收必更短少恐不如諸州見所揀閩軍中每次招軍外來一人費至百千少亦半之若限期促迫則所費愈多將士頗以為苦或謂川兵

懦弱不堪戰守是不然在所以用之何如耳令三將軍中亦不純是西人西人多而川軍少又經揀選參雜而用何所不可契勘四川腹内州軍並各無事其西南接近蠻界如瀘叙嘉黎等處邊界亦皆安帖無用多留禁卒兼每歲一番繫見在人六分之一在留在川者尚有五分亦不乏用惟夔州新置武帥控扼沿流而李師顔見團結教閲想漸成部伍若夔路禁軍免行抽撥亦不過减千人以下更在朝廷詳酌

六月壬寅朔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權尚書兵部侍郎先是俊卿復言張浚可用上曰卿欲用浚為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才疎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為可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上首肯俊卿又言張去為竊威權撓成算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至是宰執奏事上曰陳俊卿敢言朕將賞之陳康伯言俊卿在臺振職乃有是命　御史中丞汪澈入對言講和之久將帥養驕軍政

隨獎軍士之廪給薄者幾無以自活宜優恤之以養其力又言淮南山水寨舊來鄉豪自相結集當隨宜存恤使自為守無令監司州縣擾之庶收其萬一之用又言軍旅將起費用方繁令局務之可省者尚多支費之浩瀚者尚廣百官之冗員尚衆官府之横用尚繁宜條其不急大加節約以濟今日之務從之　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張榮添差淮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泰州駐劄榮本泰州土豪建炎間聚衆為盜屢與敵角故復用之

癸卯以淵聖皇帝升遐降諸路流罪以下囚釋杖以下
詔中書門下後省詳議節約事件用汪澈疏也已而
給事中黄祖舜等奏併勅令所歸刑部權罷籍田司減
太常樂工省大理評事三員主簿一員太學博士録正
書庫官指使武學諭各一員軍器所監造官二員幹辦
提轄監門官各一員從之
丙午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詔諸路監司節浮費以
待用仍自兩浙轉運司臨安府始　權尚書吏部侍郎

汪應辰兼權國子祭酒　右朝奉大夫通判建康府蘇師德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師德以常同友壻故久廢至是稍用之　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陳正同與左朝請大夫知建州王傳兩易

丁未出宮人三百十九人　趙甡之遺史六月乙丑放仙韶院女樂二百餘人上聞淵聖訃音且知金人有用兵之意或傳金人欲來索仙韶院女樂上不忍良家子陷于絕塞乃盡遣出宮甡之所云或即此事按今年七月丙子詔書有云廼者放嬪御罷教坊惟是約己裕民而浮言胥動幾惑衆聽則甡之所記乃當時傳聞之詞非實事也

戊申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入辭詔賜金器匹甲
己酉御史中丞汪澈為湖北京西宣諭使置司鄂州仍
節制兩路軍馬澈辭節制許之　監察御史杜莘老守
殿中侍御史莘老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强禦故有此授
自是用卿矣時陳俊卿既出臺求去甚力莘老因奏事
從容曰人材實難况多事之際令俊卿輩在論思之地
必有補益上以為然俊卿乃復留　是日右朝奉郎通
判楚州徐宗偃遺鎮江都統制劉錡書云近聞肅膺宸

命進師廣陵先聲所至士氣賈勇竊惟今日之事非他
事比安危成敗在兹一舉古人有云唇亡則齒寒蓋言
表裏之相依也今欲保長江必先守淮須歲韓宣撫駐
軍山陽山東之兵不敢一日窺伺幾至成功而姦臣誤
國莫遂其志今清河口去本州五十里地名八里莊相
望咫尺若不遣精鋭控扼萬一有緩急頃刻可至城下
彼得地利兩淮之民悉為其用則高郵廣陵豈足以捍
其衝若遣偏師屯本州彼既不敢長驅山東諸郡怨其

暴斂不忘戴宋一呼響應勢若破竹錡亦以為然

庚戌詔布衣陳光國大同王德並為右廸功郎薛志忠朱興鞠炳並為承信郎以忠義自奮上書可采也光國自陳隱跡山林無求於世不欲受爵賞上許之

辛亥北使高景山還至盱眙軍未就宴泗州遣人關報守臣周淙稱有金牌天使欲來傳宣邦人驚懼謂金牌不時來昨紹興十一年有來傳宣者大軍繼之即傾城奔走宴罷天使大懷正入館白袍紅綬腰懸金牌乘馬

直造廳事索香案呼送伴使右司員外郎呂廣問等令跪以聽遂道金主旨意以為本欲八月遷都令大臣奏宮殿修畢欲以六月中旬前去南京令送伴田奏知本國南京謂汴都也軍民聞之雖稍釋疑然有黄夜提携奔竄官司弗能禁會朝廷亦坐白劄子下轉運副使楊抗相度清野民尤恐懼自是淮南官吏老幼悉往江南矣此以徐宗偃兩淮紀實修入宗偃時以楚州通判應辦北使至界首目擊其事故也相度清野指揮未知在何日令依宗偃所記聯書之

壬子成閔率衆發臨安閔行未旬日得報金主自溫遠還汴京中書舍人虞允文復白執政云金主已去請留閔後軍屯江池之間若金出上流自江鄂往援即淮西兵盛便出大信口近采石亦可以援淮西不聽

癸丑詔罷教坊其樂工許自便

甲寅命知樞密院事葉義問撰孝慈淵聖皇帝謚冊文參知政事楊椿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篆謚寶文翰林學士何溥撰謚議　右武大夫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

管元居實為樞密副都承旨提舉江淮措置盜賊中書舍人虞允文等言承旨清資與侍從品秩相亞自神宗作新官制更用士人而副承旨之選與之俱重近歲廖虞弼以非才而用未幾罷黜其後多虛其選令居實無尺寸功效亟登清班物論藉藉臣願收還此命令居實以舊職措置俟其立功之後旌用未晚上從之居實素結宦官帶御器械劉炎嘗為臺諫言居實是除炎薦之也居實結宦官而得副承旨楊萬里撰虞允文墓碑云國劉炎薦居實乃杜莘老劾疏中語今參附書之

同知樞密院事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周麟之上疏曰臣聞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固不待上智而後知昔日之和議今日之渝平是已方敵之許和也初豈有至誠惻怛之心哉徒以久戰而不休故其心厭盡力而不克故其志沮是以不得不歸之於和馴至于今垂二十年彼以無道竊位懼吾興問罪之師不能當也彼沛然自大尚猶藉我為援內安反側亦未遽萌搏噬之意暨亟伋之行則以侈辭拒我矣秦檜死蘖芽寖生屢詰行人以買

馬渡淮之禁至罷榷場以絕南北貿易朝廷復遣王綸輩庶有以安之繼遣慈寧禍故命使三出辭卑幣重禮厚而疑愈深比顯露狂謀不顧信誓欺天畔神敗盟必矣累日以來側聽聖訓仰見廟謨雄斷不惑群策唯是遣使一事遲回至今曉夕深思蓋有不可者七何則彼之所予我不敢受彼之所欲我不敢從使人到彼其將何辭以對其不可一也若曰但守舊約彼必云故主已殂事當在我果可以禮義說哉其不可二也議事邀使

既已指名遣非其人正犯凶怒其不可三也親征之斷
矢於宸衷王旅戒嚴陸續進路事端彰著彼必聞之乃
欲走驛輸誠是將翻以為詐其不可四也執政大臣預
聞密論若加詰問難以飾詞避則為欺實對則賣國其
不可五也南牧之釁陛下知之應敵之決海内知之而
反藉一介行李以解紛適足以款王師而誤大計其不
可六也今天下無貴賤老稺智愚勇怯告之以用兵復
讎則喜動容色告之以屈尊祈請則怒髮衝冠臣若昧

於一行人情怫然或致王雲之禍草芥微軀縱死何益
其不可七也爲今之計豈有他哉惟陛下法天行健堅
定規模俟其來南盡鋭奮擊天人助順必有成功昔周
世宗征李景景奉表稱藩削去帝制非不貶損自下而
孫晟見戮終奪十四州而後止則卑巽之不足恃也世
宗盛德如是尚執殺使者而逞其欲况亮之攸忍乎若
夫彼有迷亡之形我有恢復之冀有血氣者類能言之
陛下審處而應之耳臣當竭智畢力協賛事機倘有揺

尾乞憐復下穹廬之拜臣竊恥之且臣昨將命亮數詢

叩樞廷事臣以翰苑異職為解令待罪于是彼將復有

問焉則無從敢對蓄憤弗泄必殺臣而動兵兵端所由

咎在臣啓雖闔門孥戮不足償責疏入上大怒左僕射

陳康伯見麟之以國事勉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

若遣康伯聞命即行大臣同國休戚雖死安避麟之卒

辭之

乙卯詔秘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左朝散大夫

徐嘉並召赴行在二人皆願使金故有是命　太尉威武軍節度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劉錡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錡自順昌之捷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赦上知其能故有是命　右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桷復秘閣修撰充淮南等路制置司參議官桷久從韓世忠軍軍罷而廢至是復用之　詔吏部縣令窠闕再行破格差注一次以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在部者七百餘人

發遣不行故也

丙辰不視朝百官臨于几筵殿次赴几筵殿門外進名奉慰自是朔望皆如之　是日浙西馬步軍副總管李寶入奏事翌日上謂輔臣曰寶非常驍勇兼其心術可以仗倚朕素識其人觀之久矣他日未易量陳康伯曰誠如聖訓先是寶言連江接海便於發船無若江陰臣請徙守萬有一不任甘死無赦上從之寶即遣其子公佐與將官邊士寧潛入敵境伺動靜至是敵謀益泄復

召至闕廷問方畧寶奏以海道無險要可守敵艦散入諸洋則難以蕩滅臣止有一策出百全上問何如對曰凡用兵之道自戰其地與戰人之地不同自戰其地者必生之兵也戰人之地者必死之兵也必生者易破而必死者難却令敵未離巢穴臣仰憑天威掩出不意因其驚擾而疾擊之可以得志上曰善問所須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得百二十皆舊例所用防秋者所總人幾何曰僅三千止是二浙福建五分弓弩手非正兵

也旗幟器甲亦已粗備事急矣臣願亟發陛辭賜寶帶
鞍馬尚方弓刀戈甲之屬及銀絹萬數以為軍實右朝
奉郎提舉兩浙路市舶曾懷獻言曰航海之役船有輕
重蓬有疾遲風有大小竊嘗聞於高麗之商謂敵人之
便惟乘騎縱使至岸無馬不能捨舟如猛獸失林將自
投於穽若海道亦為之備徒分兵耳懷公亮孫也
丁巳御史臺檢法官兼主簿王瑀秘書省校書郎劉度
並為監察御史瑀汪澈所薦也　樞密院編修官陳良

祐為御史臺檢法官

戊午淵聖皇帝大祥上易禫服禮部侍郎金安節請權留衰服于几筵殿以待梓宮之還從之　帶御器械劉炎同提舉措置沿淮盜賊此據杜莘老劾奏劉炎章疏修入日歷無之

庚申禫祭　夜彗出於角

壬戌右司員外郎充送伴使呂廣問等還行在奏臣等到盱眙軍有金牌郎君到來令臣等跪受大金皇帝聖旨云六月二十三日來南京此據趙甡之遺史

癸亥中官正判太史局李繼宗等各降一官坐奏星文不實故也

甲子尚書吏部員外郎權秘書少監劉珙試起居舍人

右朝請大夫知揚州王趯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武功大夫榮州刺史劉澤知揚州朝議以維揚重地當用武帥會澤自襄陽召歸乃有是命

乙丑左廸功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戴逵先以近臣薦召對論自昔欲成天下之功者必賞功罰罪以作天下之

士氣上納其言翌日以達先為太學正

丙寅詔許淮南諸州移治清野此據趙甡之遺史日歷無之　宰執

奏疎決行在刑獄上曰此閤固應如法惟慮外郡視以

為常恐致奉行不虔陳康伯奏當諭旨行下使中外均

被陛下勤恤之實惠

丁卯左朝請郎吴芾為監察御史芾錢端禮所薦也

左朝散大夫荆湖北路提㸃刑獄公事趙沂為利州路

轉運副使沂長江人也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善御

天下者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無事深憂所以預備
有事不懼所以濟功今敵欺天背盟政陛下待以不懼
之時願繼自今益以剛大為心勿以小利鈍為異議所
摇謏言所惰則人心有所恃而士氣振矣因上四事一
用建炎詔書不限早暮延見大臣及侍從謀議國事二
申敕侍從臺諫監司守臣速舉可用之才三敵情雖叵
測然趣我使期宜以時遣使曲在彼四車駕既謀順動
則留鑰所付宜詳擇重臣又言藝祖簡諸道兵補禁衛

訓閱精整故方鎮讋服莫敢有異心令親征有期而熊虎兩司班直親兵纔五千餘人羸老居半至有不能甲冑者乞亟留聖慮皆從之

戊辰右朝散大夫徐嘉為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假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充大金起居稱賀使　秘閣修撰提舉台州崇道觀劉岑試尚書戶部侍郎岑與徐嘉俱至行在上召對岑曰臣受國家厚恩今老矣惟不惜一死可以報國有如議不合當以臣血

溅金主之衣上愕然于是遣嚞

庚午武翼大夫貴州刺史權知閤門事充大金起居稱賀副使張掄落階官為文州刺史

辛未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王之望申令月二十九日伏准宰執通發劄子備到北使奏陳語録奉聖旨令諸路都統制并沿邉帥守監司照應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令有本職合行申稟事件一川蜀向來用兵都轉運司領財賦而隷於宣撫司如趙開

輩皆宣撫置其所厚宣撫司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為一切之政故粗能應辦是時兵統於諸帥財領於都運而宣撫使兼總之後來朝廷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户部為名而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畫一項云昨來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司別無統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張成憲已得指揮朝廷降旨從之自是兵與財賦各有攸司勢若提衡輕重相濟東南三總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

凡事有所倚重匱乏可容丐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
復動經數月與東南事體不同近朝廷以吴少保為宣
撫而應干事務令王制置同共措置四川軍事有所統
一甚合事宜是則宣撫制其兵制置共其謀而總領主
其饋餉兵未必日交謀未必日用而饋餉則不可一日
有闕在今日總計憂責最重了辦為尤難也四川自置
總領司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
司或有申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酬應人最

所吝惜者財也最所貪愛者亦財也總領一司於郡縣則急其入於將士則裁其出職事所行大抵皆拂逆人情為衆怨之府若非朝廷主張假借使有以自立則緩急之際殆難與財賦作主事關軍國利害非輕令吳少保忠義體國兼愛軍民王閣學明達憂時務循法度皆與之望心腹相照可容協濟顧朝廷分司庇職非為一時當計久遠處畫分明則易相調護各得守其職分矣令總領所户部倉庫糧審院並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

若以軍一動其般發轉輸湏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以
諸路漕臣兼充或以宣撫司參議官為之令三都統邉
面皆屬利路利路漕臣皆頼協濟責任最繁湏置兩員
更迭出入庶不乏使仍宜得强幹有風力者為之朝廷
遣王官出使盡總四川財賦以軍馬錢糧為職事或有
出入自應竭力應副不容闕乏若與將帥故為異同不
體緩急使其無以赴功致誤國事何説以辭誅罰然主
兵者亦當惜其有無凡所湏索酌度緊慢據實關報事

通商量則易於應辦若乘倉猝之際或相蹙迫臨時必致狼狽朝廷各宜訓諭使同心協議體國從長如一家無有彼我則功無不濟矣用兵對敵有攻有守蜀中自守之策盖已屢試應干費用粗有准則若欲出師擣虚以爲牽制則與守禦事體不同其糧運遠近士卒多少經由去處計司須豫聞梗槩少爲支備乞即下宣撫制置司照會北使所奏今年九月末金主廵獵陳蔡唐鄧之郊明年二三月方來京兆若秋冬以後王師迎擊於

東蜀兵牽於西遂能殄敵於淮漢之間固大喜萬一游魂闞陝則蜀中來年所備愈重日月尚遠何以支梧之望自到官多方經畫催驅州縣務要辦而不擾上半年比較諸色所入已多於遞年最多之數二百餘萬引其勢極矣不可復加所入雖增費出亦夥只發吳四廂兵老少三十人并運興州寄樁米二十萬石水脚錢及一兩處移屯等已合添用一百十八萬引有奇其他雜費尚多難以悉舉諸軍闕諸器械帳幕旗幟之類方來未

已皆常歲所無有將來調發之數皆不在此令於經賦之外既一毫不敢有取而東南用度至廣臣子之義所當體國非甚不得已豈忍煩瀆朝廷以此日夜憂恐未知攸濟伏惟俯賜矜察

是月和州布衣何宋英上書論敵必敗盟宜先事為之備令天下之所欣慕敵國之所畏服惟張浚劉錡願委以兵權又論不當遣歸附人及竄斥上書者又言今國勢危於累卵而方且費國用造御舟乃於海岸欲為避

寇之計天下聞之舉皆失笑萬一敵人對舟迤邐前逐風濤萬里進退不能當是之時其禍有不可勝言與其坐困一隅不若進幸建康以壯國勢書凡數萬言其大指如此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金人地名考證

烏珠 原書作兀朮誤改見卷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十有一年秋七月按是月壬申朔癸酉御史中丞充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入辭上命凡吏之能否民之利病悉以上聞澈受詔而去　詔左迪功郎新德安府府學教授王質已降召試館職指揮更不施行質宣城人入太學為諸生始登第即召試而言者論其學術膚淺日

游榷門乃罷之 温州進士王憲特補承節郎充温州總轄海船先是降空名告身六十道下温福諸郡造海舟憲獻策乞用平陽莆門寨所造巡船為式每舟闊二丈有八尺其上轉板坦平可以戰鬬詔用其言遂有是命（憲獻策在六月戊辰） 敷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劉觀卒年八十六

乙亥百姓郭云内殿奏事（郭云未見當考） 忠翊郎孫顯忠為閤門祗候知安豐軍以顯忠在廬州措置民兵有緒故

也

丙子詔曰廼者放嬪御罷教坊省閑局減冗員惟是約己裕民而浮言胥動幾惑衆聽監司郡守其各體朝廷之意明致之民務在實德毋為虛文以稱朕意　言者論南班宗室生日支賜等並行全給蠧耗國用戶部請損其半上曰所賜無幾若減其半恐宗室無以自贍姑仍舊可也

戊寅言者論竇元康定閒西鄙用師富弼上備冦之議

乃以東南諸路兵力單弱及州郡長吏不職為憂請加澄汰選置實材以應時用前輩遠慮蓋有深旨中興以來休養生息煙火萬里斯民有白首不識兵革者其間忍少易以孽芽擒伏發姦正須良牧然今之所謂郡太守者平時援資格而來簿書期會僅取趣辦若一旦有征行調發之煩供億饋餉之擾比閭糾集之政在朝廷意慮之外及約束之所未至者求其機權足以應變威信足以服衆強力足以集事愷悌足以宜民而能弭患

於未形者蓋十無三四望内委臺諫督察外責監司剌
舉其罷軟昏繆以至蓄縮非材者並令以祠録自請仍
戒大臣詳加考覈侍從臺諫廣共諮詢各據所知盡公
保舉俾分憂顧以課殊效朝廷更加詳審明立品式稍
廣其科條寛其資格或棄小瑕而録用或不待次而陞
遷其被舉者與舉之者是否功罪皆當同之賞罰必行
使之競勸庶有以濟當今之急務從之　左朝奉郎知
化州廖顒言軍賊淩鐵等見在雷化州境内嘯聚未能

討蕩望將雷州改除武守仍許節制高容廉化四州軍馬遇有盜賊會合兵丁掩捕合用錢糧令轉運司應副從之時東南第十二將高居弁會五州巡尉官兵與戰鐵敗死　右朝奉郎知光化軍莫濛言京西數州法官獄吏罕有正員不習法令每公事可疑懼憲司駁正輙以巳見施行乞自今徒流公事不以有無疑慮並申提刑司詳覆從之

巳卯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謹按帶御器械劉炎一介

小人持心狡險汚穢之跡臣不欲猥形白簡前月十七

日忽來訪臣云元居實措置兩淮乃炎所薦而炎今日

亦受劉子同共措置使炎當時不受改換今已優閑來

日當仕力辭夫炎以文資易武級乃其願欲初非朝廷

強之令已多歷年所其所受官禄亦不薄矣豈今日尚

興怨望而辭避職事也陛下適者約已裕民減放宮嬪

乃盛德第一事炎乃與臣言主上不消放出宮女豈不

漏泄禁中事夫陛下燕閑之際清心寡欲耽玩經史縱

宫嬪之出於禁中事有何漏泄而炎敢輕議臣伏讀今月五日詔書有云廼者放嬪御朕誠意所加而令下之始胥動浮言幾惑衆聽臣謂炎居近習尚敢輕議而騰口於外則在外浮言未必非炎倡之也炎之罪大誠不容誅望重加竄逐以為人臣怨望朝廷輕議君上者之戒詔炎可送吏部與在外合入差遣令臨安府押出門乃以炎監嘉州商稅趙甡之遺史云劉炎初為右通直郎換閤門宣贊舍人主管内帑錢

往來榷場買犀玉書畫依托内侍以進後帶御器械值王全髙景山上殿無禮羣臣不能措一辭而炎乃逡廵

投機全國大體俾狂黠使人折服退去可謂失之平生收功須臾矣而羣臣不思己之不敏乃疾炎之見機於是杜莘老論之

壬午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徐嚞等辭行

癸未宰相陳康伯率百官為孝慈淵聖皇帝請謚于南郊謚曰恭文順德仁孝廟號欽宗　敕令所刪定官陸游為大理司直

甲申宰相陳康伯上恭文順德仁孝皇帝謚議詔恭依

乙酉右司諫梁仲敏請初官有出身人滿三考無出身

人滿四考方許監司帥守薦以京職庶抑趨競而恵孤寒詔吏部看詳尋從之　修武郎東南第十二將高居弁知雷州兼節制高容廉化四州軍馬賞功也

丙戌右朝奉郎通判楚州徐宗偃獻書宰執言山陽俯臨淮海清河口去郡五十里實南北必爭之地我得之則可以控制山東一或失守彼即長驅先據要害深溝高壘運山東累年積聚調發重兵使兩淮動搖我將何以捍禦自北使奏請意欲敗盟人情洶懼莫知死所及

朝廷除劉錡為五路制置分遣軍馬渡江邊陲肅靜民
賴以安山東之人日有歸附之意如沿淮一帶自北而
來者晝夜不絕不容止約若朝廷速遣大兵且命劉錡
或委本州守貳選差有心力人明示德音誘以官爵謂
得一州或一縣與補是何官資使之就守其地其餘招
誘自百人千人至萬人受賞有差將見一呼響應山東
悉為我有若大軍未至彼懷疑貳心未肯受招招之亦
未必能守適足以貽邊患至於合肥荆襄命大將分占

形勢覘邏其實隨機應變以為進討之計恢復中原可立而待先是漣水縣弓手節級董臻者私渡淮見宗偃言山東之人久困暴斂日欲歸正若士馬一動悉皆南來宗偃出己俸厚贈之是月初臻果率老幼數百人來歸宗偃言於朝未至會知樞密院事葉義問遣武翼郎焦宣來諭意俾招收之守臣王彦融怒不自已出乃言臻不顧推恩宗偃因遺義問書言旬日以來渡淮之人晝夜不止漣水為之一空臨淮縣民亦源源而來不絶

泗州兩遣人諭盱眙令闕報本州約回然有死不肯復去計其家屬之數幾萬人矣理宜優恤多方存撫濟其乏絕然非有大軍彈壓得之亦不為用兼慮對境別生事端却貽邊患且小人喜亂利於一時剽掠或先事輕舉有害大計乃補臻承節郎仍令淮東副總管李横以鎮江都統司兩將之兵往楚州屯駐此並據宗偃紀實修入宗偃申董臻歸正在此月十一日壬午焦宣至楚州在十三日甲申今聯書之

丁亥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今行營重兵遠在邊境而

禁衞之精鋭又須觀時而動諸州所謂强弓弩手者亦已盡遣萬一郡縣間有一夫竊發豈不上貽宵旰之慮今東南廂禁土軍元額毋慮十數萬人皆為監司守臣兵將官宂占而諸路將副或以給使吏職富勢居之咸不適於用望收兵選將責之教閲以備他盗假以歲月亦可助大軍之勢從之

詔使相以下宣借人各減三分之一（明年九月又減）

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以所部至鄂州屯於古將壇之左閔既發臨安邊事未動鄂州

軍中罔測其情或勸都統制田師中善爲備者由是人情皆不安市井驚惶至有妄言來取師中者或請師中以素隊迎之於道周人情乃定閱至鄂未幾移屯應城縣在鄂郢之間焉　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謂人臣之罪莫大於懷姦而避事夫小官之避事固已當嚴治而況爲大臣者爵位既崇祿賜既厚乃敢於艱難之際專爲身謀朝廷何賴焉臣謹按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姦險爲最貪惏無恥素乏才術因片言隻語遂謂能文自

登從班益務躁進傾心交結自謂得計以至於趨利害義若併貪產業於鄉邦收接賄賂於私室倚小人為腹心而中傷善良罪惡甚衆朝廷用過其才擢居樞府為麟之者正當自揣不稱捐軀報國而乃懷姦避事是其罪之尤大者此而不治朝廷何以使人臣竊見麟之受使事之命已多日治行已備因見使人之來便有懼意巧為推避之計其說以謂執政不當行尤為無理前此固嘗屢遣執政為使矣就使麟之自有所見何不言之

於受命之初而使人既來之後方創為此說其為姦回
罔上罪不容誅致勞聖慮别擇人出使今已行矣麟之
偃蹇髙位於心安乎天下忠義之士豈不解體哉望將
麟之誅竄遠方以禦魑魅以昭示人臣慢命不忠之戒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聞挾姦罔上人臣之不忠
避事辭難人臣之不義謹按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背
公營私寡廉鮮恥十手所指殆非一端臣試以奉使一
事言之歲在己卯顯仁皇后升遐告哀鄰國麟之實充

使命方其未行也朝廷措置金繒其數已定麟之堅欲增添數目朝廷務從大體姑從其請夫太母攅祔用度浩繁麟之乃求厚賂何不惜國家之費乎及其將行也太史卜良日三節遣行李既已陛辭晨出國門行至日莫麟之思家遂顧小車潛歸妻孥飲燕次日方始出城士論沸騰達於天聽宰相湯思退容隱不加詰問及其既行而歸也出好語欲為已功以邀高爵此何理哉其挾姦罔上止為身謀不忠有如此者逮今春金人來居

於汴朝廷議遣麟之出使麟之奏請自擇副使遂舉燕
瞱與之交結各賫三節人員皆有定價估金入己喜見
顏閒具後使人之來語言紛紜麟之乃緣飾辭理謂執
政不當行遂牢辭固避私憂掩泣衆聞而鄙之有詈殺
富鄭公之誚臣竊覩唐太宗以盧祖尚都督交州既奉
詔而託疾帝遣杜如晦諭之曰匹夫不負然諾卿既許
朕矣豈得悔祖尚固辭帝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為天
下命斬之朝堂今麟之既不欽承休命至煩聖慮別擇

奉使縱陛下寬仁免其朝堂之戮則貶竄其可後乎伏
望睿斷重賜施行

戊子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與在外宮觀放
謝辭宰執進呈臺諫章疏上曰為大臣臨事辭難何以
率百僚乃有是命日歷載麟之罷政在七月十七日戊子樓鑰拜罷録亦同而熊克小歷於六月十九日庚申書之趙甡之遺史繫之七月二十四日乙丑皆誤也會要稱麟之七月十九日罷政後責筠州亦恐差誤當是十七日戊子罷政十九日庚寅乃責筠州也甡之又云上以麟之初請行復自請止今具析麟之伏罪遂罷按他書乃不云分析事今具附此俟考

宰執言淮南諸郡近日

懷來流民甚衆上曰可諭劉錡選其壯者為効用餘皆授田貸種且以常平錢米濟之　司農少卿許尹言浙路應起行在和糴本錢歲為一百七十二萬緡舊例分四季令所發纔三十二萬緡乞令户部逐時比較當職官按劾從之

己丑權户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錢端禮乞以前後奉使所得金主之語付三省樞密院編録成冊遇遣使命則令通知庶幾可以專對從之　武功大夫忠州團

練使知濠州劉光時降授武顯大夫吉州刺史令在任以責後效坐前棄城為言者所劾也事祖已見五月右司諫梁仲敏言臣竊見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濫居樞府衆論已洶洶而又懷姦避事天下益為之不平臣遂冒昧僭越論列麟之上瀆聖聽臣訪聞麟之罪惡不一未可殫舉且取其罪之顯著人所切齒者言之麟之父嘗為常州富人邵仲門客死之日邵家借以吉地安葬麟之既貴不思存恤其家乃強占墳旁地二十餘里邵家兄

弟不從即以勢力致以獄勒使供退罪一也貸錢與強知文者乘其急而索其數倍之息得田四百畝又貸錢於妻母前夫之子亦乘其急而奪其屋見訟於有司畏其勢力未敢決罪二也昨周方崇為臺官麟之謟交認為宗親其間多有朋比以害善良麟之為給事中其所論校及掌內外制所行誥詞率皆挾私意之輕重而為之人皆知其意之所在罪三也顯仁皇后上僊遣麟之告哀於隣國乃邀求禮物加厚不恤國家事體是時已

陛辭出城而乃戀戀私家以小車復歸踰宿乃去罪四也及為同知樞密有合破使臣指使豪户潘昇元係下班祗應以錢三百緡而得之餘皆有所賂而後補外人相傳以為非錢不行罪五也麟之既蒙厚恩擢在政府是宜忠義自力而蓋前愆以不負聖君眷待之意今乃於受命出使之際輙敢懷姦避事舉措如此人咸嫉憤伏聞聖斷罷麟之樞密院職事以慰公論然若小人已僥倖高位當艱難時又獲叨冒真祠燕居鄉閭則不忠

不義者反為得計其害不細伏乞聖明更賜詳酌重與竄斥遠方施行　殿中侍御史杜莘老言臣日者不避誅罰上章論列樞密周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之罪乞正典刑雖蒙睿慈特賜罷免然不加貶竄而尚畀祠禄物論洶洶未平臣固知陛下聖德寬仁曲全體貌以尋常大臣之罷例得奉祠故於麟之亦復推此恩數奈何麟之罪大其逆君命便私計非尋常之比今若例與真祠俾得捆載而歸優游鄉社是使小人得志而遂其

便私之計也麟之剽竊小才殊無器識跡其舉措市井不如世家泰州因用建康户籍取解中第乃認故相秦檜父子為鄉人專事阿諛務其結託遂從正字遽擢西掖其進用不正已見於此至若主封駁則因書黄而潛受金瓶在翰苑則因草制而多求潤筆違法而酤私醞則取辱於平江之郡將恃勢而占民田則結怨於常州之富人後省張安仁為書吏麟之妾以營私則指使補之軍卒葉世寧有義女麟之取以居室則幹辦呼之士

人有浚井而得古硯麟之欲償以百金得其硯而弗償也鄉官因赴調而帶古畫麟之欲報以差遣得其畫而弗報也胡蒙乃其妻父因舊憾而久立之容次張守乃其師資因物故而不還其遺書舉措如是天下久已切齒况違陛下之命避免出疆不恤國事若投諸荒裔始快人心臣竊觀藝祖皇帝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扈從懼登太行山以墜馬辭行止留懷州及還京當草制又稱疾不入帝怒曰此人得非不肯上山者乎人臣乃

敢如此即日付御史按鞫貶房州司戸夫宥姦之官尊於中舍之職辭免使命重於懐州之留藝祖尚竄趙逢陛下豈容貸麟之乎伏望宸斷將麟之宫觀寢罷特加遠竄仍將臣所上章疏昭示中外以慰公議

庚寅左中大夫周麟之責授左朝奉大夫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人君設高爵厚禄加體貌以待二三大臣非私之也以其能為人之所難為而任人之所不能任者也當無事時居高食厚被顧遇而不辭遇事之難輙辭焉彼固未嘗以身許國與所期者甚異此而不懲何以厲臣節太上皇帝罷麟之本兵之柄為避事者之戒善乎其

有以勸百哉

右朝議大夫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復直徽猷閣　左朝請郎章服知鄂州　初上命池州諸軍都統制李顯忠擇淮西地利為固守之計至是顯忠言江北平虎別無險阻惟樅楊鎮北二十五里中坊淨嚴寺依峽山口一帶地里衝要可以屯駐乞於八月初分遣半軍過江屯駐顯忠躬親往來伺其動息即全軍渡江觀敵所向隨機決戰從之

辛卯淮南轉運副使楊抗奉詔遣右朝奉郎通判楚州

徐宗偃往淮陰縣措置歸正人父老謂宗偃曰兩淮本一家雖投來之心甚切本意宿留王師進發日願為鄉導戮力破敵今以諸處招納或作文字勸誘或歐逼過淮否則公肆刼掠不容存住齎糧至微今已狼狽紹興十一年間我曹蓋嘗歸順矣北界取索悉蒙押發以去今誓死不願再回幸公全活宗偃布宣國家存恤之意且命邑官使之有親戚者則往依投願向以南州軍者各從其便或欲請佃公私閑田者給之仍令保聚近裏

城邑量修廬舍勿使暴露抗言於朝乃賜錢萬緡米三千石令本州賑濟此以徐宗偃紀實修入紀實又稱御前金字牌至令本州與漕臣同共措置淮北歸正之人以時考之恐即此月十七日戊子宰執所得上語此降指揮也

壬辰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徐嚞等至盱眙軍金主已遣翰林侍講學士韓汝嘉至泗州待之是日平旦泗州守臣富察特默遣人至盱眙言韓侍講帶金牌到來欲見國信使副宣諭已刻嚞遣通事古乞中流相見俄而汝嘉已登舟渡淮嚞欲就岸口

亭子相見汝嘉即與徒八人馳馬徑入宴館嚞與副使文州刺史知閤門事張掄皆大驚朝服以待汝嘉入館闔其扉守臣周淙即館外穴壁以窺汝嘉令嚞掄跪於庭下抗聲稱有勑遂言曰自來北邊有蒙古塔坦等從東昏時數犯邊境自朕即位已乆寧息近準邊將屢申此輩又復作過比之以前保聚尤甚衆至數十萬或説仍與西夏通好鎮戍突厥奚契丹人等力亦不能加曾至失利若不即行誅戮恐致滋蔓重念祖宗山陵盡在

中都密邇彼界是以朕心不安以承平歲久全無得力
宿將可委專征須朕親往以平冦亂故雖宫室始建方
此廵幸而勢不可留已擬定十一月間親臨北邊用行
討伐然一二年間却當還此今日諸司奏聞有使稱賀
本欲差人遠迓如期入見緣近者國信使副高景山王
全等傳旨召一二近上官位有所宣諭令卿等雖來即
非所召若卿等到闕而歸徐遣所召官等定見遲滯有
妨北討之期故令卿等便回即令元指官位人等前來

亦可一就稱賀仍須九月初定當到闕實慮未詳上件事意或致疑訝故兹宣示想宜知悉言畢陞堂分賓主而坐𠰔戰灼無語掄乃稍進而問曰萌子小邦何煩皇帝親行汝嘉不能對掄曰侍講遠來口言有勑本國君相何以為憑乞書於紙以俟聞奏汝嘉即索紙筆書畢而去𠰔等遺以纈帛香茶皆不受此以趙甡之遺史徐夢莘北盟會編并今年七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下沿邊帥守監司劄子參修熊克小歷稱汝嘉與𠰔等相見於淮岸口實甚誤也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宋�卒

癸巳賜江淮制置使劉錡度僧牒五百爲犒軍之用

左朝請郎知信陽軍王之道提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

公事　敷文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王剛中言被旨令臣斟量緊慢移司就近與吳璘同共

措置軍前事務乞照胡世將已行事宜行下遵守詔四

川財賦自合總領所專一應辦外如遇警急調發申奏

朝廷不及其軍中賞罰令宣撫制置司先次隨宜措置

施行訖奏剛中又言三都統下統制將佐陞差及應干

報應文字並係制置司行遣令乞令吳璘同共簽書從之剛中又奏陛差事在是月乙未

甲午上謂宰執曰夜來小雨應候可嘉陳康伯曰禾稻向熟雨澤時降則豐年可望上曰屬有邊事今乃得雨天相國家使不闕食康伯曰誠如聖諭　右朝奉郎知通化軍莫濛言江淮荆楚之間年穀屢豐粒米狼戾望令屯營去處糴撥合解官錢令州縣從便和糴從之

乙未詔新造會子許於淮浙湖北京西路州軍行使除

亭户鹽本錢並支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州軍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觧發沿流諸州軍錢會各半其諸軍起發等錢並以會子品搭支給用户部請也

丙申命參知政事楊椿兼篆聖文仁德顯孝皇帝謚寶

司勲員外郎余時言面對論臣僚因公罪落職未復之人乞許以致仕恩任子若因言章或按劾雖贓私罪而無實狀者與降等推恩文武臣僚曾經推勘按劾雖有贓私罪犯而未結正及言章泛言貪汙而無實跡雖

未得宫觀差遣而致仕者特與降等蔭補詔中書後省
參照舊法看詳聞奏九月丁丑議上
丁酉右從政郎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趙
伯圭為右宣義郎通判明州伯圭子偁長子故有是命
戊戌敷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充大金起居稱賀使徐
嚞等言臣等至盱眙軍有金牌韓汝嘉前來傳到北界
宣諭言語詔嚞等還行在仍令沿邊帥守監司諸軍都
統制諸路總領所照應今年五月甲午指揮及今來事

體慮有姦詐更切固守持重廣行間探嚴作隄備毋致輕易落其姦便仍先具知禀以聞此據總領所按牘修入日歷無之

權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朝慶歷三年編定勲臣姓名凡二百四家既録用其子孫矣逮至建中靖國元年再編一百一十六家許子孫乞恩澤陛下即位以來每遇郊祀大赦未嘗不念其家或至淪沒每加録用然臣竊謂崇觀以來至陛下即位跋涉艱難所以衛社稷捍牧圉者不可謂無其人畧而未編亦一闕也望俾有司檢

會自崇觀以來勲業著於國史者續行編定以勵忠烈事下吏部後不行

巳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鄭望之卒 是月金主亮南徙汴京其臣自左丞相張浩以下具九節儀從迎亮於南薰門亮及門而雨暴至儀從皆不克舉亮入内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亮不知懼也一日亮坐正隆殿召其大臣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為統軍者尚書右丞劉萼曰臣請為之亮喜即拜萼為淮南道行營統

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荊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平陽府總管張中彥爲西蜀道統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窺巴蜀工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驃騎上將軍完顏鄭嘉努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亮自將焉張棣正隆事迹載亮閒大臣統軍事在九月丙楊抗奏李申言張中彥劉萼差除在七月十六日今且附七月末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百九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十一金人地名考證

富察特默原書作蒲察徒穆誤今改正

塔坦原書作達答誤改見卷五十八

鄭嘉努原書作鄭家奴與金史同並誤今改正

蒙古原書作蒙兀誤改見卷九十六